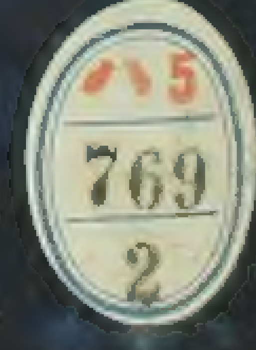


鏡堂録







圓覺當晩小參道無方所弘之在人撲落非他物縱横不
是塵恁麼則無邊刹境只在脚跟頭十世古今不移一念
傾行藏皆在我何地不稱尊一切處提持正法眼一切處
頭示涅槃心便恁麼去霸陵橋上望西川動不動八千里
路畢竟如何山僧乍入山來人事倥偬未暇與諸人說破
雖然莫有不受新圓覺瞞底麼 良久云 沙裏易淘金石中
難選玉　舉法燈和尚云山僧本欲深栖岩竇隱遁過時
蓋緣清凉老人未了有底公案出來為諸人了却時有僧
出云如何是未了底公案灯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汝殃及我 師拈云 法灯無鈎
四海意在鯨鰲跛鼈盲龜徒勞上釣圓覺即不然 問

如何是末了底公案即向他道只知荊玉異雜辨事一心
觧夏小參量外秋玄中方貶上眉毛白雲萬里仰山開田
種粟溈山畫飡夕𥫗鵲鳩樹上啼意在麻畬裏有一般掠
虗漢便道仰山如何溈山若是是皆逝愧韓盧豈是受人
師子溈仰即且置只如洞山道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
向万里無寸草處去意又作麼生還委悉麼 拈主丈卓一下云
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挙僧問風穴九夏賞勞請師言薦
穴云一把香𦬼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 拈云 風穴答話
雖則金声玉振只是放去太奢若問因覺只向他道施得
水時添意氣宼逢山勢長威獰
冬夜仲冬嚴寒不是目前法數運推移亦非心外秋仰山

進前叉手袖裏藏鋒香嚴叉手進前亂中動拈可謂斷弦
折釵須是竊藤若是眼裏有筋皮下有血底這一宗又子
担怪處不直渠儂一笑顔視衆云有麼有麼良久相識半
天下知己一梅花挙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頌云 雙牌十里單五里到得洛陽方
始休無限洛陽風与月都来只在脚跟頭
歳夜六用門頭截得斷鱗々氷片滿長街万仞崕頭放得
身翦々春風生閫外更說甚年窮歳盡歳盡年窮家々門
首釘桃符処々夜深燒爆竹所以道國無定乱之録四海
晏清家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任麼告報更教衲僧則固
是只々如旧歳已去作麼生是不近底 拈主丈卓一下 打鼓三下看

峯感首座問法昌遇和尚云北禪分歲烹露地白牛[illegible]分歲
有何施設遇云臘雪連天白春風逼戶寒 拈云 北禪法昌
作麼施設雖則非常豎撿將來也是惠而不費
待制以大圓覺爲我伽藍鉢盂無柄不妨安身心安居平
等性智仲所元在館脚裏釋迦老子二千年前穿天下人
鼻孔底斷貫索子不欲重新拈出未免隨家豐儉看棲打
棲別立條章令諸人拈却多胜慣子脫却鶻臭布衫九十
日中作個洒洒落落衲僧去 拈主丈卓一下喝一喝云 依而行之十万八千
觧制有佛處不得住鳳棲不在梧桐無佛處急走過涇渾
不許蒼龍臥可謂纖塵不立逼塞虛空會則自南自北不
會則自西自東會与不會且置作麼生是自恣底句 以拂子擊[illegible]

雲自帝■鄉去水隨江漢流 峯雲門示衆云秋初夏末
不觸平常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云初三十一中九下
七 頌云 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起挑不上錐劄不入不觸平
常搆得親万兩黃金亦消得
建長開山大覺禪師十三年大忌普說 葉落歸根來時
無口動弦別曲誰是知音若知得去都盧是箇妙真如性
了無生滅迥絶去來自古自今不動不變該羅万有函蓋
乾坤若能返照內觀便請家堂獨鎮所以道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能爲万象主不逐四時凋然於無生無滅處
起大悲之願力故示現去於來接引群迷之諸有海來則
電卷星馳去則珠玉轉直饒十聖三賢者裏[illegible]菩[illegible]然

雖如是且道開山大覺禅師只今在什麼処還委悉麼良
久云 夜静家家月秋深處處砧 復云 只這乃是松島恵
長老為其先師大覺和尚十三年大忌請某普説且道説
什麼即是若教某説些経教某従来不曾聴教講経不解
説名説相亦不解分科列段若擬祖僧門下者一絡索盡
贓是法皆為增語既他不許必竟説箇什麼即是又不可
只任麼散去未免屋裏販揚州去也 顧視大衆云 妙真如性
脚跟下了了常知般若靈源頂顱上如如不動是則固是
也須親到者箇田地方始無疑若未到者田地只於語言
上博量一機一境裏卜度謂之依草附木守株待兎底漢
生死岸頭何曾得力若要理會得須是將従前知見學解

因事上堂舉古徳傍門万境来侵时如何古徳云莫管他
頌云 塞外將軍早令新全生全殺振佳声不消一隻蓬蒿
箭射退重圍百万兵
上堂見成底事豈假他求若是従門而入焉能得其自由
紫湖看狗懶安牧牛總是臨崖觀滸眼特地一場愁雖然
不因夜来鴈争見海門秋
上堂舉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拈云 諸方盡謂南泉拗曲作直歴良為賤殊不知南泉平
高就下捨短従長為人開条活路也會麼未明三八九
終是涉狐疑
解制上堂百草頭邊一句九十日中參決五觀參決分明

敢保老兄未徹既是叅尖分明因甚却言未徹良久箭穿
紅日影須是射鵰人
謝監寺蔵主典座上堂古者道識〻一字事畢拈主丈劃一劃
者裏見得落第二頭了也畢竟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不費
文銭可以成家立業不動片舌演出大一蔵教不蓄茎齏
飽飲滿堂衲子建無功之功顕祖傳巴鼻亡當甚麼時如
何〻挼日月胷中掛将立乾坤方外新
中秋上堂霊山話月曹渓指月仰山翫月一隊老凍儂為
滑誰家寄千方百計[illegible]心力争奈手脚供露若是具鵝王
擇乳底面前不直一文何故章然明似鏡何用曲如鈎[illegible]
上堂拈主丈云古者道識得主丈子一生叅学事畢大衆

從空放下盡底掀翻討箇分曉始得若討得分曉便可知
生之来処死之去処若生不知来處謂之生大不知去處
謂之死大矣禅人只為生死事無常迅速又更為何事耶
若明得後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非断非常
非空非滅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永嘉大師云幾回生幾回
死生死悠〻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栄辱何憂喜
古人只教汝自頓悟去且道將心意識討較得麼前日因
兄弟輩論義云向心意識上修行即是向心意識外修行
即是或者云向意識上修行山僧不得已而力排之云向
上人須是向心意識外著工夫掃盡髑髏前鑒覺獨脱去
明始得活鱍〻地雖然須是人〻自肯乃方親教与人不

得說与人不得坐不見香嚴和尚在大潙〻問上乘十二
分教即不問汝父母未生時道取一句来香嚴呈盡語言
見解只是不契大潙受之亦不為他說香嚴於是憤氣直
往忠國師塔頭卓庵而住一日掃除蕪穢忽瓦礫擊竹作
声於是大悟遙望大潙作礼云我不重潙山道德只重潙
山不与我說若与我說爭有今日所以大覺禪師化行此
域二十餘年觀根逗教橫竪說說直說曲說与人解粘去
縛拔楔抽釘只要人言外領旨究竟室有無字牓到人来
不期奄播化權轉眉十有三載嗣法比丘某在開山會下
久侍巾瓶親聞提誨所以眷〻不敢忘也今衣伏值十三
年大忌裒率衆財刻雕釋迦如来聖像并文殊普賢迦葉

阿難直得金色交輝文彩尊旦重〻無盡〻〻重〻作見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仍摺寫六般若經一部六百卷以表
熾然說法也又彩繪大覺禪師真儀亦表常住不滅令人
歸仰也所將種〻殊勲先用莊嚴大覺禪師尊靈增崇品
位次用資薦洪光寺啟杲公禪門超登佛地仍乞利益先
祖功被幽潜沙界含情共成正覺者　復舉[illegible]衆与馬大
師忌日設齋問洞山云且道先師還来否洞山云待有伴
即来南泉深肯之 拈云 洞山可謂見機而作不好奇特中
奇特圓覺敢問諸人今日与開山和尚作忌且道還来麼
若道来未許汝見大覺和尚在若謂不来亦未許汝見大
覺和尚畢竟如何得与大覺和尚相見 拈主丈卓一下云 直

下兩頭俱坐斷倚天長釼寶光寒

手作流水勢　拈云　趙州尋常用處佛眼難窺及平被者

僧一問直得手脚俱露且道因甚見得　良久云　南斗西移

北斗東轉

結制毘盧師法身主絶承當沒回互有撥邪顯正之功作

先天先地之祖徒麼見得衲僧分上眼中眉毛裏水更說

甚賢菩薩乗修寂滅行何異李下整冠瓜田納履衲僧分

上則且置畢竟與什麼作毘盧師法身主　良久　若是鳳凰

兒展翼摩霄去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頌云　滞貨拈来賣与人分文不直〻千金半斤八兩無差

咸莫向定盤星上尋

解制四月十五日結務有所修七月十五日解期有所證

阿呵々有信有解赤土塗牛嬭有修有證是甚冬瓜印是則是福山不打者鼓笛敢問諸人一夏在此晝飡夜宿作麼生過今日自恣東去西去有何憑據 良久喝一喝 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舉僧問資福學人乍入叢林一夏不蒙和尚示誨乞師一言 福云老僧住持未曾不瞎人眼目 拈云 資福恁麼秖對雖則恩大難酬點撿將来瞎人眼目不少

冬夜六陰剝盡一陽復生春回寒谷暖律潛行直得三草二木各逞崢嶸阿呵々唯有多年主人子硬剳剳地如聾如盲都不覺都不知寒暑變々不變時節移而不移山僧今夜未免拈来東敲西磕也要諸人共知 拈主丈卓一下云

未明三八九切忌亂針錐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竪一指 拈云 俱胝用刃上事接人不妨諦當雖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解夏見鞭影行非吾種草再三啗啄豈堪克家所以玄沙不出嶺寶壽不渡河須是咬人獅子豈同逐塊韓獹汝等既不著便来此聚首一夏只麼膠々擾々金鍮不辨玉石不分今又當自恣之日我且問你有何憑據 良久云 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問著癡頑飽不知 舉溈山問仰山今夏作得箇甚麼仰山云畬得一片田種得一籮粟溈山云恁麼則子不空過一夏仰山復問溈山云和尚今夏作得箇什麼溈云日中一飡夜後一寢 云々 拈云 溈仰父子互換機

閑如金傳金似水入水撿點將來也是靴裏動指

冬夜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貶上眉毛雲南水北堪笑一隊不唧喵漢或行棒或行喝或輥毬或打鼓雖則金振玉声盡是拖泥撒土争似福山不動声色只據現成今夜信口与諸人吐露去也以拂子擊禪床云冬至寒食一百五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不問者箇道州云汝問那箇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　拈云者僧問處臨時不少趙州答處葛藤太多雖然還知趙州為人處麼珊瑚枝〻撑著月

除夜大用現前[illegible]存那矩則殊途同轍萬派朝宗如斯會得臣福山裏瓦礫縱横頭〻撞見釋迦文大徹堂前斉声

小參

歲夜靈山密付為蛇添足少室單傳鉢盂安柄那更南宗北祖派列枝分接響承虛逦相埋沒人〻莫天作地各〻以晝為宵六十甲子一時紊乱互至而今無人理著禪與今夜幸值新旧侶交頭将此卦盤一撥〻轉（以拂子卓一下）直得龍梅春梳鳳周宵分主聖臣賢民康物阜且道山僧憑箇什麼（良久云）鴛鴦雖綉終不露金針　浸峯寶公和尚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後來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頌云）上苑名花取次觀東西傍遍玉欄二桃紅李白争誇艷誰識春工無兩般

冬夜言前領旨合水〻泥句下明宗拖泥帶土直下壁立

千仞從教道絶人荒一念万年聽取雲宗六〻 拳拈主丈云
主丈子聽恁麼說話跳出來斬新露箇消息 卓主丈一下
窮則變〻則通甑轉二十四氣不拘南北西東塵〻刹〻
物〻圓融竹箇木章盡頭真如妙理鴉鳴鵲噪咸宣古佛
家風雖然此猶是諸人旁請邊事且超出衆數一句又作
麼生 靠主丈云 一壺劫外春光異偏鉢羅開遍界香
歳夜有佛處不得住盡底撥甑無佛處急走過全機透脱
若向三千里外解行活路底說甚麼今歳今宵盡明年明
來便可以過去見在劫安置未來今未來見在劫安置過
去世不是神通亦非法尔奇特中奇特殊勝中殊勝雖然
且俯順時宜一句 如何禍隨殘臘去福逐早春來 拳古
德有僧問年窮歳盡時如何古德云依旧孟春猶寒 拈云
古德可謂語全勇鐵了也若問禅興年窮歳盡時如何只〻
向他道微也〻〻且道与古德優劣如何試甄別看
倩制百尺竿頭進一步脐頭脐底全彰圓覺伽藍万仞峯
頭放得身左之右之是平等性智便乃〻龍得水似虎
靠山從脱無依放曠自若到者裏何制可倩何足可禁何
生可護何生可殺阿呵〻恁麼說話諸方則可禅興者裏
未為極則何故了〻〻時無可了玄〻〻處更須呵 拳
香嚴擊竹悟道公案 頌云 一擊聲中知解亡設將死款播
諸方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學韓獹逐塊忙
解夏語是誑訝是妄生斷兩頭如何趣 若是員衲僧

氣宇底必不死在平地且如山僧一夏与衆人鼓兩片皮
口喃喃地嗼作語然麼得僧堂裏同諸人皆盧都地嗼不
哩得麼者裏通得一条活路去南天台北五臺一任自恣
遊戲説甚万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匈是麼空釘橛雖然
只如雲門道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意作麼生還委悉麼為
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　舉文殊問維摩何等為菩薩不
二法門維摩良久　拈云　維摩被文殊一問直得倒戈卸甲
諸人還識維摩麼通身是眼通身是手要見渠儂猶隔関
歳夜一法若有毘盧随在凡夫江南地暖梅先發万法若
無普賢失其境界塞北天寒鴈行遅若是眼不掛尸意不
停玄夜一法万法有無如眼裏著沙毘盧普賢凡夫似耳

中注水又誰管你今歳今宵盡明年明日來是則固是官
不容針私通車馬禅與未免放一線開露箇消息去也　以拂子擊牀云
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
十身調御投子下禅床而立其僧不會又問凡聖相去多
少投子亦下禅床而立　拈云　投子古佛眼似流星機如掣
電𢳑手為雲覆手為雨諸人還識投子古佛麼莫恠渠儂
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結夏炎湫湫地去煩燥爍石流金林木寒灰時端的騎參
蓋色佛眼覷不見魔外豈容窺寒山子大笑揭天水牯牛
安眠露地忽有箇不受人瞞底聞斯告衆出來道大丈丈
漢争肯向死水裏浸　擬鳴鼓大衆掀倒禅牀也恠他不得

河故山盡疑無路峯迴別有村　舉文殊一處度夏公案
頌云　五臺山月夜家家皓彩難將佛手遮獨為無私直今
古覆盆下謾咨嗟
解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智不可知識不可識了無回互
迥絶承當若是脚跟點地直下構得去不妨入佛界入魔
界卷舒自由縱橫無礙誰管你三期剎滿自恣時臨潙仰
一夏空過不空過皆是迎相熱瞞然雖如是人人未為盡善畢
竟如何　拈主丈卓一下　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舉雪峯於僧
堂前拈主丈示衆云者箇為中下根人有僧出云忽遇上
上人來時如何峯拈主丈便去　拈云　雪峯与賊過梯者僧
因事長智且道雪峯拈主丈便去意作麼生具透關眼者

辨取
為無學和尚五七普說　泉小師請　妙性廓然本無生滅靈根卓
介豈有去來虛徹靈通非中非外大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
則設於毫釐不可以名名其功不可以贊贊其德恠恠然
出乎思議之表超乎品類之先所以道群靈一源假名為
佛体竭形消而不變金流朴散而常存雖然且道無學和
尚只今在什麼處　拈主丈卓一下云　祖月凌空常午夜影沉衆水自
流輝　復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
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若是知生是幻便知死亦是
幻善惡罪福亦是幻乃至森羅萬象悉皆是幻知幻者亦
是幻然而諸幻盡處須知有箇非幻者謂　金剛大士直

古亙今不動不變不生不滅去也下見得便〻無學和尚還
目儼然彌亘不隔只今霹大雷音說無生法普使諸人證
無生忍其或未然古佛過去久矣况大善知識者乘大願
而來化度衆生一此方緣盡轉向他方化度如是展轉化
度如大日輪東湧西沈南湧北沒中湧邊沒豈可以生死
去來之相而測度哉無學和尚自於幼年便入衆參禪實
參實悟根本明白真僧中之龍象也若非大衆中三四十
年積得許多功夫焉能末後一着了了分明耶你看臨終
之日殊無些子疾苦一日之中外賛作書遺囑末後之事
一一分曉乃至當夜臨終書偈擲筆而逝識世出世間了
事大丈夫也兄弟輩既來參大善知識欲了生死大事須

是如此始得你若不去實參實悟生死到來將何抵敵你
若不參不悟臘月三十日到來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此
真語實語非謗語也而今大善知識既去不可便休大凡
善知識亦只是個引路指迷底行與不行却在汝爾所以
道參萬人善知識不如參個自己諸人切在努力究取不
生不滅底一着令生死岸頭得力始得豈不見文殊問菴
提遮女云還知生死義耶答云以佛力故知問云生以何
為義答云以不生生為義問云如何是不生生義答云若
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不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
所宜有所說者以為生義問云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
有所和合為生義者即應無有生相將何為生〻義答云雖

生處而無生生者是爲正生故說有義殊、入問死以何
爲義答云以不死死爲義問云如何是以不死死爲義答
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必竟不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
所宜有所說者是爲死義問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必竟
不自得有所散者即無死相將何爲義答云雖在死處而
無死死者是爲正死故說有義你看他兩箇一問一答一
挨一拶拶到万仞崖頭待他有轉身吐氣處方始住若非
菴遮女脚跟下玲瓏見得起倒分曉未免分跡不下文殊
若非聖眼洞明爭解如此問答禪人須知者不生不滅底
一眨方有自在分到看裏視生死如遊戲耳無學和尚歸
寂之後日月遄邁俄當五七衆小師請禪興對靈普說令

日對衆未免屋裏販揚州說些家裏話姑塞來命既爲禪
僧不可以座主相似嘆佛相好一上懺罪滅業一上從悅
人耳法華經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是也 復說偈
云 孫重出世人了無生滅相生也日東昇滅也日西向故
我無學和〻老人天真稀樸說法無所畏如去〻當來響答聲
〻之遮破邪見之個忽爾於化權叢林見凋喪五七俄甫
臨諸子咸仰恩命禪興舉揚佛正法眼藏願承此殊勳高
超報上祿利及後昆福智等無量久立
圓覺首座茶秉拂兵隨即轉將逐身行或縱或擒旋機在
掌有揮戈駐日截水停輪大地蒼生咸令乞命有時移星
換斗玉轉珠回三草二木隨分受潤如斯〻當圓覺門下

是誰皮下無血（永井上座）到右裏自當亡鋒了舌然而上方
弗子今夜會得入手未免傍水獻花向圓融無尋處露圓
節文去也（以弗子空中劃一劃云）看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鯨蝦入河梅
開雪梅寶雲圓照々含炭富士山唯々點頭露柱灯籠交
相慶賀只如透明僧堂前拍榜意又作麼生（下人云）湘潭雲
盡暮山碧巴峡雪消春水来　僧問趙州不遷義公案（以云）
盆望趙州眞卓牟直如鈎又曲如絃不遷々乘服花靡平
地波濶濺碧天

圓覚借夏東挿圓是菜園覚是牛角小乘錢貫大乘井索
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卜度有般漢玄黄莫辨玉石
不分圓恁麼説話便道即色明心傍事顕理刁刀相似魚

魯参差若是鳳凰兒獅子兒翱翔物表返擲太虚教活自
由縦横無礙大陽門下日々三秋明月堂前時々九夏與
然且中下之機九十日内合作麼生履踐（以弗子擊床云）十洲
春徊残珊瑚樹林日杲々　擧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拈云）
二大老一人見兎放鷹一人因風吹火鄧（以云）同死同生争
奈傷風犯手且道請訛在甚處若也辨得許汝七穿八穴
冬夜小茶六陰剥盡一陽復生普天匝地万物崩骨律
雖守窠臼底便道時節既至其理自彰似則似矣是則是
殊不知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未
便恁麼去未免與鐘作甕畢竟如何山僧向拜鍵上捏汁
盆世主角去也（良久云）且得雪消去自然春々来　擧潙山

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跡山出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溈山呵呵大笑跡山云某甲三千里外特為此事賣却布單而來和尚因甚相戲溈山云此去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跡山後到明招和尚處招云甚處來跡山云溈山來招云有何句言跡山遂舉前話招云溈山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跡山便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添得溈山更轉新跡山忽然大悟拈云 無絲千尺意在獰龍跛鼈盲龜要端上釣跡山後於明招處大悟則且置且道溈山呵呵大笑意作麼生[illegible] 山盡疑無路峯回別有村

歲夜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杏裏鶯啼去非中非外洞徹十方無去無來具通三際迎新送舊俗氣未除有始有終强生分別若是個靈利底未言先領未舉先知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似金博金如水入水雖然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信制玄中妙方量外真機賤似泥沙貴如公金眼東南意西北底所聞峯者鷹拏益撒拈起便行逆順縱橫得大是困到者裏爭被羅籠豈容控制酒樓花洞隨時安居劍樹刀山何妨禁足是則是忽有個出來道某甲入叢林乞師別無方便時如何只向他道莫管人間是與非金剛劍雲頭截　承僧問長慶遲和尚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遲云鐵彈子僧云意旨如何遲云十八底六

小處小 拈云 長慶可謂超宗異目深辨來處得人一牛還
人一馬要識此僧麼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解夏 拈主丈云 東山下左邊底他功勲無處異橫亘十方豈
窮三際者裏識得根源去九旬禁足金風不傳無影樹今
朝自恣玉兎何曾下碧霄其或未然秋初夏末東去西去
直須向万里無寸草處去始得 且道万里無寸草處作麼處
出去 卓主丈一下 撒靴海岳求知己撥亂乾坤日大平 舉僧
問九峯和尚西天夏末多得道者此間還有也無峯云有
僧云畢竟是誰峯云頭戴午夜月脚踏黃金地 拈云 九峯
答話是則是問既有宗答亦欲同殊不知後人盡作奇特
會禪與麼不然忽有人問此間還有得道者麼亦云有必
竟是誰只向他道汝猪亦狗
久從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擘不開兮捏不聚樹倒藤枯句
歸何處閃電猶收霹靂至胡 處滿頓了也莫有絶情塵識
休姿不守一隅轉身有路底麼出來共相證明應個時節
云如無不惜眉毛自呈醜拙去也 拈主丈云、 永田寒谷後
石笋抽條 舉僧問古德如何是冬末事古德云京師
出大黃 拈云 古德可謂明珠在掌有功者賞禪與則不然
有問如何是冬末事便與劈脊打出且道是賞他耶罰他
試定當看
歲夜舉不顧即差互白額大虫不是虎擬思量何劫悟擡
眸鷂子新羅、若是明起眉毛見得徹底、古自今一作

即定鼎新華於否極泰來於吾分上有何〻〻雖然如〻
未稱衲僧正道畢竟如何 良久云 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
吹
舉僧問石門聰和尚云如何是道聰云臘月三十日
僧云如何道中人聰云新春向臘日 拈云 石门可謂收
放自由應時及節禪興亦有箇道處有問如何是道只向
他道齊腰三尺雪如何是道中人劫外一枝春
結制向上一著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〻 未免喪身
失命三月安居結期取證大似守株待兎撥火覓漚喝一
喝孟八郎漢便恁麼去殊不知者裏拋磚引玉垂鈎釣龍
土〻〻〻蝦蜆兒徒勞卜度徒勞〻〻雖然長夏之中必竟
如何履踐 良久 無事少出入 復舉僧問薦福古殿無佛

時如何薦福云梵音何來 拈云 者僧向水窮山盡處問不
妨巇嶮薦福向路轉峯回處答可謂奇特雖然山僧恁麼
批判也是扶强抑弱
解制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恁麼會去
大盡二十九小盡三十日大地普熱紛〻〻 主偏係繫裏
騎大鵬蝠蝠眼裏脊反帝捧去石人頭則〻論實事仰山
種粟開畬溈山盡畫淺夜寢飽是鬼家活計然雖如是且
道如上所說必竟如何會取 良久云 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舉翠岩和尚夏末示徒云一夏為兄弟說話看翠岩眉毛
在麼後來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
拈云 翠岩夏末示徒已是平地起堆了也三〻〻老各出隻

于為渠抑揚不妨希有照横将不也共以集為尾
冬夜一塵起大地収一花開世界起如是篤得則塵々尓
剎々尓念々尓六陰剝盡從此而盡一陽復生從此而生
便見銅壺漏漸短宮線日添長和氣覆千林巖凝銷九野
頭々頭變化之様著々有出身之路其或未然只知事逐
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来　拳龐居士問馬大師不与万
法為侶公案　拈云　問處如精空礙塞不妨些　石鞏衆答処
似静夜鐘声可謂随扣無虧雖然若不是馬大師遭此一
問便見分疎不下且道馬大師具甚眼目　良久云　雪後始
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為大休和尚對霊小参真如妙体迥絶去来皎潔霊源

無盈竭極乎規矩之外超乎思慮之端万徳倶圓二邊不
立如大普蓋似地普載所以道浄法界身本無出没大悲
願力示有去來其来也石火迸空其去也驪珠沈海直饒
通身是眼者裏豈容名邈然雖如是大休和尚二十餘年
利生悲願則且置作麼生是他不生不滅底　去妙体　卓主
丈一下　万象之中常獨露擬留觀聽隔雲泥　拳僧問古徳
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古徳云善才主丈子　拈云　古徳徒
麼答話可謂頂門具眼肘後有符今日忽問禅興大休和
尚向甚麼処去只向他道三事衲衣青嶂外一尋空木白
雲中
陪劉威音那畔大劫前邊有一句子三世諸佛行不到

代祖師言不〻〻中忽有箇九十日〻向佛祖行謂〻〻
処構得去便乃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底在禅典不枉同安
居亦典山僧出得一口氣雖然且道必竟如何構得去良
久云自是不帰帰便得五湖煙景有誰争　舉僧問古德如
何是道古德云墻外底僧云不問者箇道古德云汝問那
箇道僧云大道古德云大道透長安　拈云古德雖則老婆
心切争奈明晴投者僧〻若解承當管取冊〻　步〻珠

嘈雜歷〻闡揚三藏教可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釐
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或未然只知風暦史新去
不覺老從頭上来　舉僧問佛日剙禅師如何是毘盧
師云草鞋踏雪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步〻成蹤　拈云
未機善應則不無要且猶渉途程在　今〻忽問福山如何
是毘盧即只向他道不假雕鐫待他道學人不會向他道
古家分明且道還渉途程否試甄別看
結制迢三玄戈甲揣揚劫外風光列五位君臣揭示寰中
奥方此乃先德不顧喬恥黄鼓天下人底枝藝〻僧跛〻
挈〻百醜千拙推不進前納不向後何異箇無孔鉄鎚長
夏之中雖与諸人同一門出入同一鍋羹飯不救人一絲

毫許不才不沾玷污諸人耳目何故此地無金二兩
舉趙州洗鉢盂公案 頌云 比子陳年滞貨有如鴻毛之輕
急時有人尋買等閑價重連城
觧制法無定相無不定相有時常在途中不離家舎有時
常在家舎不離途中把定不由他放行皆在我恁麼也得
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如風行空似谷答響諸天
無覓處千聖罔窺又有何制可結何〃可觧雖然如是且
道是誰家風月 拈主丈横肩云會麼柳栗横擔不顧人直
入千峰万峰 舉翠岩夏末示衆云一夏与兄弟説話看
翠岩眉毛在麼 頌云 塗倒翠岩不唧𠺕眉毛賣弄揚家醜
保福長慶老雲門三隻骰子施十九

觧制飢則喫飯渴則飲水徤則経行困則打睡從朝至暮
只是箇事寒山子水牯牛蝎人冰鉄犀子徊是緑木求魚
枯骨覓髓山僧恁麼告報且道莫有甚頭惟〃底麼 良久云
須是鵝王方能擇乳 舉雲門夏末示衆云秋初夏末不
觸平常道將一句来衆無對自代云〃 上一中九下七
拈云雲門自唱自酬將謂有多少奇特點撿將来大似𧿒跳
不出斗
建仁當小參晩衲僧家没碑記南北東西到處為家逆順
縦横了無忌諱所以昔年到仆賓中賓海〃山雲〃人有情
今日来為主中主啼鳥野花反含語恁麼會去在諸人分
上不曾減一絲毫許在山僧分上亦不增一絲毫許便見

賓王混融古今一致正當恁麼時且道費取箇什麼過事
卓拄杖一下云又東山下左邊底　擧僧問雲門云如何是塵塵三昧
門云鉢裏飯桶裏水拈云鉢裏飯苦桶裏水漏無頼能擇
私若作麼塵塵三昧觀知君猶較三千里
結制以大圓覺為我伽藍鉢盂無柄不勞安身心安居平
等性智八九元来七十一箇是釋迦老子陳年爛葛藤拈主
丈劃一劃云今夜建仁為渠一截截斷未由。下一条活路与
諸人去也九旬禁足天涯地角無拘束三月安居紫陌紅
塵不礙伊一任眠雲癲月何妨飲啄随宜地闊天寬自不
知山僧恁麼告報忽然千光祖師出来道自我開山以来
未聞如斯提唱時如何只向他道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

詩人不獻詩　擧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堂前作
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来拈云金牛恁麼賣弄不妨奇
特點撿將来也是利[illegible]又逢客
冬夜衲僧巴鼻無少無欠逼塞乾坤那容遮掩直得八面
玲瓏玲瓏面面不属陰陽消長豈逐四時若是了事
衲僧直下一見便見到者裏更說甚麼已添一線長佛法
長一線但見光風霽成片雖然句下言前讀度僧屠龍須
之屠龍劍　擧僧問古德如何是冬来事古德云京師
出大黄拈云古德恁麼荅話可謂不負来機了道只見得
前村深雪裏花綻不崩枝
結制拈主丈云今值如来聖制不問是凡是聖情与無情

皁　下盡向吉裏安居禁足朝有所證倘不違條犯制三
十棒趙州三門山僧恁麼告報忽有箇出來道和尚ニ〻
殊不知今、、言起法出姦生爭似勢待破了　句十〻行卻
教世子山僧未免向他道我也知你親雖然且道甚僧不〻
何所長　靠主丈云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談門云糊餅　拈云雲門可謂
直截為人〻口見膽雖然莫作糊餅即　〻莫作糊餅亦
錯何故瘥病不假騎駄藥
鄮削山城嶮峻誰能造次■登白河澗深孰敢截流而過
殊絶外魔之肆侮了無內崇之興妖直得九旬之中內外
蕭清各得所證今則長期告畢隨往無礙雖然只如瀏陽

道直須向万里無寸草處去、意又作麼生　良久云　若能去
會得方可任縱橫　擧翠岩夏末示衆云一夏兄弟說話
看翠岩眉毛在麼後来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関　拈云翠岩恁麼垂示已是家醜外揚雲門保福長
慶大似增　〻以黃且道因甚見得只如　〻〻不覺吉頭
長
至節國無定亂之劔、四海晏清家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
昔日洞山撥退果卓慈明揚榜堂前建仁者今朝〻作麼ニ
夫整頓門、、中今夜末色隨家豐儉過箇　〻　良言　笑〻
空〻疎且道因甚如此　良久云　自從一入桃源後鷄犬声中樂
太平　擧潙山問仰山香嚴公案　拈云仰山香嚴恁麼祗對

可謂同坑無異土只如潙山道賴遇寂子不會又作麼生

冬示寒隴後者

除夜年窮歳盡依前日出扶桑革故鼎新　以下

恁麼則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也會去不知不

移不為寒暑所轉有時事遂理融理隨事變不離塵中逍

遙物外全彰古佛家風得六六人境界雖然直饒恁麼會

去前頭更以閏月在

結制即心是佛玉解連環非心非佛珠穿九曲向上會則

易向下會則難建仁今夜不問心之與佛是之與非難之

與易向上向下　拈主丈云一劄部盡與之截斷未免別立一關若

問長期親透得堂堂入長安雖然且道這一關　卓主丈

又云前三三後三三

歳夜鼎新革故否極泰來柳岳青眼梅露香腮列祖玄域

頭頭頭示諸佛法印物物全該若明得去便乃途中受用且

非分外安排有時恁麼万靈莫測有時不恁麼千聖難猜

其或未然　以事遂眼前過不覺老矣

結制圓覺伽藍六開時時朝佛殿廚庫對僧堂於中

時時安居禁足念念平等性智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

万緣寧拘夏首豈論秋初何期可赴何證可收　如是

猶是諸方請過事且道建仁門下別有　良久云

了了無　玄玄處更須玄

中夏普說僧問昔日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門云東山水上行此意如何師云舌頭拖地進云従来
悟和尚云天上天下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
道薫風自南来殿閣生微凉此意又作麼生　　　　不
出斗進云且道雲門底是耶圓悟底是師云　　　　六土
進云大慧聞得忽然大悟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師云康
研頭進云今日忽問和尚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未審如何
祗對師云　　禍門進云遮許學人露　　也無師云
切莫亂針錐禮拜鄭衆乃云林林千指守長期器甲旌
幢輝日晝夜不停透箭令外魔不敢花重圍今夏千有
餘指甚荷来此相聚甘受枯淡同守寂寥畢竟意在什麼
不可只為粥飯而来若是粥飯諸方儘有何故不遠三五

百里乃至千里特地到山僧者裏既来山僧者裏山僧不
得不以實事相告須是以各各己躬下事未明為急晝三
夜三忘飧廢寝九十日中期有所證底不在此處度一夏
若有所證非唯自家陽快平生亦與山僧貼箇面花子而
今長期過一半也我且問你諸人所證　　　何法麼問
者十有九人目瞪口呆不哉無為根本不正不曾去蒲團
上畢五力做細揣摩無些子確實底身心若如是欲期
所證何啻蓬萊之弱水也卻只去古人奇言妙句上逐咲
一義一忆博量所謂畫餅充飢　　　分不
信有自家悟門一著口称　　殊勝所以為下劣人
又阿難付法云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古語　　也

長慶和尚坐破七箇蒲團方悟雪峰和尚[illegible]二上[illegible]
洞山大師[illegible]知此事豈容易[illegible]要真正發明此
事[illegible]見多[illegible]一切[illegible]高
關淨躶躶赤洒洒向三条椽下東下西下看[illegible]
椽下著也不定豈不見昔日踈山本仁禪師初行脚時到
溈山安和尚處[illegible]問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illegible]樹倒藤枯[illegible]何處[illegible]溈山呵呵
大笑[illegible]仁云[illegible]三千里外賣却布單特為此事
而来和尚何得相弄[illegible]溈山喚侍者取二百文与
者上座去仍囑之曰此去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illegible]
仁後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号獨眼龍遂往礼拜

[illegible]招云甚處来仁云閩中来招云曾到大溈
麼　是賊識賊　仁云曾到招云有[illegible]何言句　吹毛求疵　仁遂挙前
話[illegible]招云溈山頭正尾正情乎不過知音[illegible]
男女了也　仁便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云却使溈山
笑轉新[illegible]下大悟[illegible]溈山禮拜
云某溈山笑裏刀[illegible]旅者是我為此事出来参
學底様子山僧恁麼挙諸人還得瞥地麼若也瞥地云更
不必山僧重重切忙其或未然未免更引些[illegible]
開箇方便[illegible]欲[illegible]明此事[illegible]任
与外[illegible]須是[illegible]自[illegible]兵革[illegible]士
卒一心[illegible]兵中[illegible]主将者[illegible]

之機籌數下　說一令之四神莫測得聞之竟　不日是爲　安
忽勝收也
然
嚴身之具幾与種々弥寶昌官重祿蔭子蔭孫
千載之下名上凌煙方可謂之了事大丈夫也若不者
便孜外孜役其身不隨上其一叫破藩籬入其閫奧方夫
莫敵當此　將何　餘半夏
若是稍有所證底切　古德云了々時無可
了去々處更須去若未有所證底莫貪前功急者精彩
儻所證不妨來方丈吐露老僧不惜痛賞三十主丈各宜
勉旃　復舉適來禪客問諸佛出身處公案聊伸一頌

偈頌

禪齋丁事

通方一片本天眞動靜隨宜絕比倫拶到了無依倚處寒
岩枯木自回春　禪板

秋苽霜葉剪寒汀錦密工夫拼得成直下千差俱坐斷珊
瑚枝々柱華清　蒲團

一尋寒木々頭諸尤甚南山鼈鼻蛇倒用横拈如得妙全
憑渠力立生涯　拄杖

這些柄欛絕論量入手機先驗當行即此用兮離此用道
毛々是丈餘長　拂子

黑漆光寒々天嚴將門未舉來全機直曉皆獨知識向來

先依前碍亦揮　竹篦

脫略規模自□澔新憤將知見發無明何和世扇屋空久
擎着鏗然亦有声　香炉

内外圓融掌様平中間篏藉貴絶真當陽指出星兒子真
氣無多惱私人　香合

提起都無一捏子鐵鋒不露絶疑情膝間若有黃金底佛
祖相逢未展開　坐具

瑩徹本來無垢深寒泉滴貯水溶溶莫教漏泄他消滴倒
嶽傾湫化活龍　净瓶

者箇誰人不識渠玫瑺蒸不較錙銖清涼老漢能多事都
問南方是有無　茶盞

次大梅山保福澗和尚住山十頌韵

住山端的貴藏身脫後榮花遠六塵百衲隨緣隨分道
人活計鎮長新　致嬌奢

住山端的在安心勿雜諸緣向外尋日就月將機路絶八
紘雲散露巖岺　絶攀緣

住山端的守先規軌則威儀不可虧鑊薄臨深常自省擬
生糙暴涉顛危　訓舉止

住山端的不希求了没踪親得自由聊尒登歸資後學生
平何喜復何憂　杜希問

住山端的要明宗雲月溪山本一同返照回光見得乳
坤通塞絶羅籠　示行解

住山端的貴全才 內外精通理事該 偃鼠飲河圖滿腹 且
非鯨量可怜哉 勸歷覧
住山端的在忘言 淵嘿雷声理自然 縱使海傾鶖子辯 何
殊鵶噪月明天 慎非言
住山端的要隨心 得喪榮枯自有時 不識形同草頭露 雲
南水北謾馳驅 知時節
住山端的務施功 自古惟勤不落空 莫謂有為妨學道 袞
無縈蟻蓋因循 修福業
住山端的信前因 誰肯甘為下劣人 氣宇如王為無欲 擬
心圖度結冤親 無希冀
寒蟄入夜訴秋声 拍碎欄干可忍聽 夢逐海風吹轉後 青
山磨骨不磨名 悼無学和尚 二
為法東來擇鳳麟 枯黃舍蘖小林春 霊鋒倒握全生殺 刃
下飜身知幾人
俗竹寒梅似有知 与吾惟約十年期 別来未審深秋夜 明
月清風又屬誰 寄禪興梅竹
極那以禪興 地蔵捨入讃國寺 述山偈二首 以
表挑留攀恋之意也
禅興慈蔭幾任秋 不動尊実有大地 衆生皆可度 何去留
須飛錫過東州
象駕翩々出故関 離怯聖前可重還 不勝攀恋眷々意 鶴
唳喬松月滿山

古篆烟騰便寂然分明聖箭已離弦何待回路重回首又
叙三生石上縁

次悼菊首座韵

香銷古鼎未成眠猿啼空岩月滿天意在目前非外法只
堪自領不堪傳

夜坐　二首

雙足跏趺半掩関従教星月遶欄干六窓閑作空諸有一
點靈岸透頂寒

建長回禄後述懐呈　大極那　三首

虎踞龍蟠巨福山崇楼傑閣鎮東関劫火吹散天風曉空
鎖愁雲木末間

福山大唐久聞名栄感為哭悉條情幸得擎天玉柱在梵
王宮闕又重城

從来興廃有其時誰辰罰鋒較是非媿我半生従事久肯
将休戚上雙眉

題地水火風示衆　春日示衆

天涯地角扣玄宗身若水雲無定蹤撃石火中従構得何
殊風兕与雲龍

鶯声鎖砕東風細花影参差曉日高蓋色騎声似稀角随
声逐色乱如毛

因雪示衆　秋日示衆

縦横錯落任風飄積満莎庭卒未休佛法而今将委地忘
驅誰肯立齊腰

月冷霜清玉漏長文肩疊足坐迎床深沈萬籟六門静知

是誰遊正覺場

示䏈宰宜寛曇五八　煎茶

安閑䏈慧瞿曇子禁足宰忘所佛宜豈可放寛長縦逆遊

山破落各招僣

寒泉煮𤍠建溪芥鼎沸松濤万壑声一啜清風生両腋睡

魔欲退百千兵

睡起　跳珠

飯飽文嚬睡覚醒欄頭滴〻〻声無情神排撒非宜望佃

雨斜風弄晩晴

竹引岩泉露一機如龍得水就珠時看他圓轉落〻處換

却眼睛人不知

茶甌　春雨

葛藤窠裏𪗁身出満肚含蔵多少春破瀑〻芳乾瀑〻恙

人徹困没踪親

麦浪𪗁空没膝高春雲如鶴雨如膏田機百草頭邊薦方

見叢林有鳳毛

新春喜雨　酷熱値雨

如膏春雨沐千林一滴分明一滴金大地豊年今可卜尭

仁舜化悦民心

炎天一掃雨初収頓覚山房六月秋惆悵衆生心火盛不

堪撲滅實堪憂

酷熱喜雨　端二

眉日炎々不可當忽回避暑到池塘窓前夜半一雲々而走
霎燒來無限涼
角黍包香酒滿斟年々過物即傷神而今舉皆沈醉如世
獨醒翁能幾人

夢太白故人遠藏主

示神僧沙弥 十歲能誦經

義斷黃金有故知年來無奈苦相思夢魂忽被風吹轉宿
鷲亭邊話片時
汝未及紀能演經此是世間無等倫爭如老僧不動舌剎
剎塵々轉法輪

自愧自貽

覽鏡自貽

彈指偷生五十餘悠々何處不安居歷觀侍毋崢嶸者於
去猶如濼困魚
鬢雪難除剃又生一回覽鏡一傷情百年須刻黃梁夢名
利何時復甲兵

立春日感懷

寒夜

五十餘年一夢中謾將休戚訴東風兩楹夢奠時無幾渭
宗重加愧祖翁
霰雪嚴凝玉漏遲那加深入竟無知覺來只見膚生粟心
是曉鐘殘月時

示兄弟拾得物不挂拾遺牌者

叢林百丈古清規遺者應須拾遺若也便將為己有亦名
偷盜罪無疑挂

詠觀音殿前十月菊 二

玉葉金英傲曉霜圓通面目露堂〻莫謂降殿重陽後花較重陽十倍香

小春庭菊傲霜風鏤玉雕金巧鬪工拂〻幽香薰衣裓是圓通不是圓通

菖蒲　　雨中夜坐

根蟠擬特孰栽培疑是崑崙仙島來清若芝蘭香〻透頂[illegible]觀鼓舞樂春臺

滴〻簷頭不斷声為人切處太分明通霄一味譚真諦絕勝簫韶奏九成

庭中唐梨 二

梨結荒庭頗異常人言種自宋朝来有時開啓籬旁看秋滿枝頭拔不開

春深花發子[illegible]秋道地從来出荊州移[illegible]植扶桑兩〻信宴[illegible]金盤常雨上賢侯

九日即事　　次書懷韵

碧紗囊佩紫萸香風帽欹斜醉似狂不若釃茶三盞後飽看籬邊金黃

獨釣烟波不計年絲綸金精手頭牽我田收得金鱗後深夜和衣對月眠

重陽日述呈瑞峰西澗和尚　是日日光[illegible]粽

汾陽玄要强分張護較新開菊蘂黃每似瑞峯〻[illegible]和

艋扱出与人箭

餞雅喜兩記室上　洛遠迓大唐新命和尚　二

遠持鈞命作先馳別我黎明下翠微去々莫辭山海隔定
應虛往實而歸
孤征杖拄涸霞邊莫悼迢々路一千覿面機先相借問正
安何似普通年

春雨自貽

一雨如膏沐上林梅飄香玉抃枪無文郎子重々露擊節
風前自賞音金

中秋偶作

非常佳景是中秋一片寒光凝不流盡向碧潭雲外覓典
誰同步廣寒宮

偶作

數字揮毫為陣托海天空闊兩三行風前月下拈來看人
在扶桑憶大唐

謝極那送柿子

白玉花開遍界香團圓佑子似金黄山僧多謝侯門惠具
眼古頭方可嘗

瓶中桂花

岩桂高攀得一枝碧瑶璃柿盜珍奇寒泉自汲頻々換只
貴清香無了時

觀雪

天工削玉降人間遍界玲瓏正好看切齒海神無定力又
推紅日上波瀾

再住禪典述懷

次夢伴見逹磨々

惆悵吾宗漸陸沈々秋於葉上存心是非掛荷花々々藉單
竟真鍮不博金
謂傳容印來玆土恰值山僧眩較濃珎重老胡休説夢胜
天何物不含容
因事示衆

求茶
萬境來侵勿管他坦平々處峭峨々莊同不費纖毫力劒
容三千自倒戈
眩魔為怛蒙君援來嚴鎗旗盡倒戈日後畫長魔又盛更
求一呆勦除他
次西澗和尚紫菜袈裟韵
曉承鈞使入烟霞紫色袈裟賜甚佳不犯金針与線絲打
成一片可人誇
次無象和尚桂窗韵　府中
暑退商飈拂々涼露滋金粟噴秋香冥心靜對蹤榴曉何
必重詢選佛場
送達磨山主幹修造
老胡一具無靈骨而洗風磨不計秋賴有兒孫為遮掩一
莖草上現瓊樓
送淳首座出世
送雲首座瑞世
天池一滴出高原派列枝分不浪傳鯤化為鵬乘伏便搏
風九万向東漸
龍渕龍子産龍孫々　又牟雲出海門白盡一吉々霹靂一轟頌

湫倒岳震天闕

送禪了作那

曾任法戰策奇勳殺〻嘉声湖海聞三尺龍泉長在握腳
頭到處張吾軍

送聰怡禪人之錦西

東西透得兩重關柳綠花紅春一般若也更求玄与妙含
元宮闕問長安

送文郁禪人

寄西澗和尚

飄然一錫驅難追正是桃開笑臉時洞徹靈雲不疑處歸
家穩坐息奔馳

昨得趙風接笑譚灼然崖蜜未為甘中華二十年來事何
翅迷逐遇指南

示淨心

衆生汨沒塵勞久一段光明隔大千返本還源如鳶得何
殊火聚蔟金蓮

示淨超

無明煩惱亂根芟盡底剷除眼豁開見徹未生面前目不
妨隨處覩塵埃

示淨慧

付衣鉢偈

衣中無價夜光珠歷劫諸塵不染渠返本還源如見得魔
宮虎穴可安居

無相田衣應量器黃梅密付幾春■經輕如毫末重衡岳
賤似泥沙貴楚珍雲片針投僧体現鐵鋒不露線宴新一
肩■汝若能擔荷了〻見吾家出鳳麟

寄南禪䂓庵和尚　示鏡山偐叟夷

面門忽今一息時水複山重匪礙伊端的惟兄深委悉交
譚終不似心期

端坐裊㕁息萬緣窮明父母未生前一朝面目當堂露何
必花敷火裏蓮

拜東福開山和尚塔

一別音容歲月遷今覩曾不減當年若言師果歸真寂脩
竹蒼松亦惨然

拜白雲和尚塔　二

與兄發處悪相逢挨拶無如在五峯畢竟輸君高一着金
圈栗棘奏全功

老兄衣錦復還鄉相搃無端渉海洋争奈化緣有方異死
生惆悵隔参商

南都巡禮途中値雨　禮大佛

聖人豈有覩珠見大道曾無彼此分底事瞿曇遠相近僞
妙花雨湿春雲

丈六金身万德尊𦗟名東國古今聞我来未展炊巾罷洞
見阿師無頂門

遊南都途中偶作　礼鑑真律師塔

地平如砥竹輿輕一日行過兩日程佛即心兮心即佛為
誰迢遞苦閑情

利生悲願實無窮六泛滄溟到海東傳授律儀并試剃今

人千古仰遺風

禮達磨遺身塔　　拜由良鷲峰心禪師塔

脚跟無定老臊胡南北東西何所闍吾欲詰渠分題事誰
去骨冷不容呼

一撃無門金鎖開鳴鞭奏凱故鄉来高提實叙輝牛斗殺
活衲僧真收武　　右二

開名欲見眼緑差迴陽由良天一涯今日我来靈骨冷浮
圖空遶夕陽斜

題文室後青竹新紫竹皆生笋

碧琅玕間紫琅玕一徑周遮可萬竿彼此森々犀頭角又
添風雨半窗寒

題建仁開山千光禪師塔松

婆婆葉茂歲寒枝偃蹇蒼龍勢欲飛傲雪凌霜亘千古祖
師門戸愈光輝

夢中忽覩　觀音像前翠瓶中有重臺碧桃花盛
開繁枝緑葉

午夜昏々夢正濃碧桃花現翠瓶中未聞大士無何識絶
勝絲還夢不同

六月六日大唐人皆曬衣因述

曬衣憶昔是斯衣北院富兮南院貧爭似老僧無可曬當
陽高卧露全身

煎茶

全庖終日酌流霞何似山家苦釅茶碉水松釵烹石日　晰玫
璃滿泛碧桃花

乍晴乍雨麦秋寒収足園蒲半掩閑貝葉頻翻遮老眼不
知红日落西山

詠屋上衣宿烏鴉　建仁　同和二

奇哉群烏佛性同九旬夜集梵王宮山林不是無栖泊貴
脱皮毛業債中

烏擇深林處々同寒松古檜岩天宮盡烏悉具慈悲種九
夏来投佛戒中

伽殿高寒林不同月明如在水精宮慈烏端与吾無異来
守瞿曇聖制中

風鈴　二首

蜘蛛

心空體寂語叮嚀着耳簷頭子細聽憂玉鏗金説不二風
前切莫認廛聲

金口宜揚不暫停耳根争似意根聽返聞々盡夜時即啟
南風休忘有声

綢子漫天到處開臨機殺活亂能猜衆生有眼無筋底白
日堂々撞入来

螢火

詠蝉

雖從腐草出身微利物由来亦自稀細雨斜風渾不顧照
人幽暗作光輝

吸露飡風薄命乖吟声嗚咽實堪哀老僧一枕黒甜美哉

袚渠傈鶯覺来

旱中喜雨　菖蒲石

時武一雨洒郊原治却焦枯戈許田料想異苗甦茂處老
農無復怨蒼天

碧玉盤中卜石門根蟠九節叙鈍寒清標富足羅宜感三
嶋十洲誰共宥

題殺上鵆　酷熱示衆

鵆陣如雲撥不開衝風冒雨至期来祖師識約曾無爽誰
謂重投羽族胎

畏日身如随意中有金無處換清風熱時熱殺深々方誰
解回光返照窮

朝陽　封月

有些破綻急於治莫待傍人冷眼閲日上三竿難八極正
是機先下工時

執卷凝眸坐古堂逐他光影六凝歎直饒看至末後句鬼
子々何曾離窟来

牧牛　同和三首

頭角崢嶸扭性々犯人苗稼少絶和韁縦牢把加鞭策切
莫斯須放縱他

畜得年深鞭楚多而今似覺十分和怨於旧習難除盡也
要時々覷捕他

咄者衆生業識多歸宰頗被尚難和朝三千与暮八百

莫恃工夫控制他

身強力壯勇偏多佛性從来本自和大地耕翻無寸土功
高汗血盡歸他

覲庵和尚及諸公和牧牛韵求改點因借前韵重

寄覲庵和尚

懶事推敲信意多言如對蠟味甜和諸兄惡拜新鮮句旨
和端能復利他

雪布袋　借勸衆意示衆

悅卒跑天降世間通身霜雪不知寒洛陽惟處融和地非
是久居君自看

謂々誠勸者桑田不佗犁鋤在汝邊苗萎芳粟有秫豈有

牖切勿怨尤君天

竹屋守　秋堂

四欄密々鎖寒烟直節何曾涉變遷風撼有時清影動依
稀破處見青天

黄葉蕭々委緑苔六窓閑寂鎮長閑草深一丈無人到佛
法何曾爛却来

雲屋　朴菴

悠然一片巻還歸蓋覆乾坤足有餘宮殿隨身非造作大
千何處不吾廬

確實門風迥不倚肯將文彩炫時流昔年豎指拳者大
似彖盧安䭾頭

月菴　石菴

非圓非缺非明暗八面玲瓏戶牖開盡向碧潭雲外不見有誰入得此門来

破礙戶牖非穿鑿雲鎖苔封知幾秋莫怪長年人不到門前一路滑如油

棘菴　息菴

遶屋荊榛攢不開重々枝蔓鎖莓苔刺如錐利無人到誰識堅拳消息来

奔馳東西謾勞神識破奔馳有幾人到得一回休歇地臥看花放屋頭春

炭翁　可翁

玄關一擊路通時滿面春風喜上眉不是靈山破顏者他家活計許誰知

黃金骨格赤鬚胡游歷多年力有餘一法千鈞將要地堪任擔荷却還渠

月翁　紅翁

一片虛凝吞万象紛々明白裏頭宵老叟暫地星霜久飄得靈犀透頂寒

咄者娘生赤肉團著將面目与人看年来愈似燕脂染從挽天河洗亦難

善翁　立翁

賦性溫良一老叟惡知惡覺尽消除是他多少兒孫輩見

圓明強根庚無
天上人間逞獨尊摩睺正眼耀乾坤須知萬法由渠建滿
地而今是子孫

牧翁　　敬叟

鞭繩牢把卧平沙兩鬢皤然天一涯擬犯東西牽得轉爭
如隨分納些些

生平老幼忽相逢叉手當胸便鞠躬若是兒孫膺慢者未
應紹此門風續

耕叟　　衡叟

披星帶月荷鋤犁大地掀翻不厭疲成得些兒窮活計未
應容易子孫知

稟性為人直似弦橫行海內幾經年兒孫稍有不平處旁
脊被渠揮老拳

謹叟　　賢叟

荏苒一生退長步發瞿曇老獨稱尊了無辭讓爭衡者難
與渠儂作子孫

生平名利等浮雲暮楚朝秦或見聞自樂邀歡今老大琴
書時枕卧斜曛

南海　　曇溪

百一十城烟水間驪龍日夜鼓波瀾紛紛盡作北溟會誰
辭薰風來處看

老胡種族不尋常源院芳流自長淮迄二千餘載遠漾疋

他一派愈馨香

月江　竺谿

滔滔一派泠光浮老兎深沈午夜秋明暗那邊提掇得不
妨交輥混常流

潛通一派向東漸平地無風浪拍天豼箭機先如鷹滑方
知正脉出西乾

梅溪　寒潭

一枚横出自天真離把根源說向人歷盡烟波知底蘊暗
香浮動不干春

淵深万丈碧沈沈凛冽嚴威不可禁一自德山親到後月
明無影落波心

秋浦　東磵

翻翻鴈影沈寒水習習金風起白蘋擬作目前機境會一
声漁笛過西津

鈌齒老胡來此後源源流遠至于今將心擬向西邊不見未
笆當陽陸沈杖

錦溪　廣澤

一派寒流迴不同滔滔環遶百花叢桃核不犯春工力纖
出西川十様红

碧沈沈地水呑空邊際難將眼力窮万頃烟波天一色乘
槎誰到斗牛宮

龍溪　清江

激石湍聲鼓怒瀾深藏頭、用此中蟒到来擬作常流有軋
底腥風六月寒
徹底冷然照膽寒飄風驟雨不生瀾流輝千古無涯浜能
老何因吸得乾

石牛　　　鉄牛

天然頭角卧雲根戴見春風鞭暈增脱体砭礴渾似鉄擬
於何處下鞭繩
頭角崢嶸水牯兒渾銅鑄就凛全威不労鞭策自化熟大
地撒甜露一機

南山　　　南峰

突兀聞浮那一峰白雲長鎖戴春風百城烟水脚頭力到
此幕將頂嶺窮
凌空万仞碧崔嵬々董風徹九垓淩草之中藏白嶺有
誰曾到頂頭来

傑山　　　雪山

崇岌抓高迴弗同雲蒸霧翁撑磨空脊渠俯視群峯處争
得群峯不讓雄
己覺峯高不可攀氷清玉潔白漫々通身總是黄金骨未
必能禁六載寒

鐵山　　　隱山

剛然峭峻難穿鑿金石由来絶比倫天地為炉烹不壊烏
帝花发或任春

虬利蝸名盡剗除深蔵岩壑樂無為有時直上妙峰頂千聖那容著眼窺

崑山　古岩

勢挿蒼穹欲渉難草滋木潤鎖雲寒須知中有無瑕璧莫作尋常培塿看

玲瓏空洞可、容身雲鎖苔封不計春一自空生禅宴後天花頻雨尚薫人

天岩　兕岩

巍然空洞聳高寒雲鎖苔封絶往還寸歩不移窮得到方知脚下是人間

耽々俯視振威獰一嘯風従万壑生山後山前来往路ゝ無狐兎乱縦横

楚岩　松岩　二

巍然八面自玲瓏屹立江呉地中添倒空生導坐後至今花鳥鬧春風

鉄石根蟠歳月長排雲枝幹色蒼々峰巒峭峻人難到時有天花飛雨香

峭壁懸涯万仞高寒精偃蹇鉄龍蟠玲瓏八面蒼苔滑除却空生到者誰

兕岩　光岩

玲瓏峭峻勢凌空白額深々踞此中蓄怒震威伸一嘯遶万壑怒號風

一點靈犀透頂時明如杲日燭坤維懸絶崖涯無邊畔老
倒空生應未知

秀岩　　　　松磵

玲瓏深鎖保雜烟異草靈苗帶露鮮一自老空生去後更
花知是落誰邊

聳壑摩霄黛色新長年風鼓怒濤聲滔滔未識根源者只
作潺流激石聽

石涯　　　　竹涯

磅礴門風太崄巇了無縫罅與人窺劫空活計生兒子只
許春雲秋月知

一兩三斜三四曲潑天門徑直如弦多宵遶砌篩金影誰
薦形名未兆前

梅峯　太守　　　　畊雲

庚嶺根株本異常一花開占萬春光望崖斫額人皆仰領
略東君万斛香

舒卷油然一片閑從龍為雨潤前山田翁不管重重草破
曉鋤開種粟還

太虚　　　　象外

高兮無上廣無邊方百由旬亦復傳不落尋常階級底通
霄有路直如弦

衲僧家不通風處未離諸塵與衆緣声色那邊提得入就
中別是一壺天

養直　　無住

從来大道無偏黨只貴平常復践功不越準繩滋化育
珠九曲一絲通
衲僧用不停機處端的渾如珠走盤在〻可曾留影跡通
身是眼亦難覩

定慧　　通霄

二〻老坐斷劫空時五百車声飽不知一眼頂門縱漏逗光
明燗〻燭坤維
向上虚玄一路子了無階級到應難盡機妙轉如能透足
蹋半天星斗寒

天橋　　見山 二

從上〻了無階級處蹤擧不及太高生等閑架得虚空後凡
聖教伊一路行
碧落雲收絶點埃數峯排闥送青来色塵直下俱銷殞左
眼峨嵋右五臺
熱〻磨蒼碧絶遮攔只貴機先瞥轉看平實拈花俱不涉妙
峰長聳目前寒

獨翁　　遠峯

是聖是凡誰辨別陋〻孑影不為孤一生足跡半天下擧
世無人識老夫
青〻黯〻淡烟籠謂是通玄又不同迢遁難將眼窮極
誰能得到其中

雲峰　中岩

或巻或舒無定度從龍爲雨可曾閑徧於九夏傑吾觀衍
彿飛來靈鷲山

玲瓏獨露峭巍々列整攅峰擁四圍南北東西人仰望天
花錯落亂斜暉

絶流　圓山

徹底澄清攪不渾了無枝派亂匝分夜深冷浸波心月豈
比弦声聒耳聞

天然確實勢磨空不假持提一貫功今古無人窄鑿得穂
敎長鎖白雲中

青山　無二

嵳々八萬仞挿蒼穹向背高低澄翠環項頽無人窮得到但
聞猿鶴唳長松

一句渾崙劈不開明如杲月絶纖埃兩頭坐斷知端的奪
取状元歸去來

宇堂　巨源太守

蝹蜒象歷穿廊已是重々文彩彰更向晉鋒觀八博吾
家門々轉々荒涼

淵深無底水天寛瀲灧清光照膽寒萬派皆從此流出寧
容佛祖辨來端

讓翁　無極

生平推己讓他人一點渾無倍傲心綠鬢皓然難白雪忘

堅不変似黄金
界々四顧坐席及地闊天高争比倫縦具摩醯頂門眼擬
窮邊際謾労神

要翁　　玉山

祖々相傳貴詩人何殊一髪繫千鈞雖然滿日兒孫在搭
荷應須撑厦麟
凌空高聳峭巍々謂是崑崙又却非掇拾了無如琢就玲
瓏八面自光輝

石室　　新茶上大守

天然碕硬両門風薜荔周遭鮮峯重劫火災任無處昔
訣不二在其中
春々親收穀雨前工夫磨煉味完全不辭千里表情意十
襲珍蔵上大賢

希声　　龍溪

一曲無絃徹大方豈同絲竹奏宮商人稀土曠与誰聽憂
玉鏗金逸韻長
濫觴一派碧沉々潜伏蒼虬不計春日未醒風飄白浪古
今罕過截流人

観黄葉偶作　　題松蕈

辭柯黄葉墜岩隈一夜莎庭尺許深体露金風底消息有
誰鞭策細推尋
烋深雨後産松根似蓋吞羌帶蘚痕採得金刀如切玉一

般弥味不堪論
至一侍者柚衣資糊僧堂窗頗有在道喜合之志
聊述山偈以美之
高廣宏深選佛場聖凡同處延諸方明窗一一安排了好
竪娘生鉄脊梁
賀南谷新命前板　雲完
東山風月兩平分清白家傳越見聞挂起眉間真八寶叙掃
空魔壘策奇勲
酷熱示衆用先韵
金烏飛出九霄中誰便當軒不待風五月山亭冰様冷好
於此悟佃推窮

新命上太守　觀薔薇
春露親收叙雨前工夫磨煉味完全不辞千里表芹意十
龍珠藏上大賢
香包薔架綻薰風彷彿猩猩血染紅眼眼觀花隨色轉誰
明即色是真空
述呈大守　餞喜立二首座淳維那　帆　宋朝
法輪未轉食輪先供衆由來大福田弥重深恩何以報祝
君壽等趙州年
銀屋濤山不顧危缺帆高掛截流飛中華佛法如泥土早
趁西風薦載歸
送藕於南禪硯庵和尚　和追儺韵　乱静

藕絲竅裏封疆闊明眼衲僧踏不着南禪識得此根源
嚼渾崙還吐却
佛革全憑音韻中毗尼隨処立門風紛々咸被色声轉誰
識聖凡皆混融

示作無頭榜者

白壁無頭榜字懐不知虚費半宵功換他常住悪徒黨尽
付伽藍掌握中

題畫梅

一毫端造化空劫外風光長就入神処誰言無暗香
悦若孤山下霜天月上時癯枝跷鶴膝凍蘂半離披

蘆雁　二對

蕭々芦草秋寒々沙汀暮失友声哀鳴情懐向誰訴

毛汀　延江千来從塞北間尺書欲憑寄何日到家山
湘浦晩来秋西風有何極寒影落天邊孝々求友急
久呉離燕塞悠然傍海濱蕭々芦葉外宿食任天真

畫猿　一對　拖白練

老對宿寒雲古藤懸皓月不必聴三声對此剛腸裂
抱子欲何之臨淵想白石扶桑畫裏看如在巴江夕
文彩羽毛亦由来識者稀楚天風雪寄枯封立斜暉

畫鷺鷥　扇面

皠々頂絲垂通身雪不如棟梢潜立処心在碧波魚
漠々海天秋偏於景物優青松間紅葉堪入畫前収

畫一幅梅蘭　太守請

畫屏風　一对

嶺南消息九畹馨香手標雖異一種春光

古寺久經春溪山遊目新悠他塵俗容覿面隔重汻

深入那伽定星霜幾度更忘機山鳥集疑是老空生

畫栗鼠 一對

畫扇木賊

似鼠々元非由來見者稀深林度寒暑飲啄自忘機

紫栗飽經霜香甜味最良玉堂人未薦輸与我先嘗

金風生戶外玉露草珠凝蟋蟀清吟知滿我爽氣增

題墨竹五首

雲山聳蒼碧水石響琳琅一徑烟籠翠森々長嫩篁

日暖風和際亭々露節文傾門非具眼斜曲苟為分

濛々雨露中矬々傍山石声色外威儀誰解重敲擊

雪厭朦朧月影低清標瘦節冷相宜明々一片真如境欲

倩西風詠与誰

脩竹寒玉傍雲根一株清嵐曉作收好似渭川新雨霽軒

昂頭角産龍孫

題蚤扇 僧在柳下 四威儀

習々金風秋扇涼玲瓏岩碧倚斜陽雲衣縹緲知何處楊

柳陰中白晝長

山中行扶影一節輕訪古尋山天已暝又隨流埋濕湜水

山中住雲鎖門前路一點曾無俗客塵清閑不覺光陰度

山中坐佛眼雖窺我堪笑空生定力慳天花引得名前墮

山中臥夢裏乾坤大地角天涯歷遍來紅輪未打西山過

謝守殿惠筆石号

雨暘時若天心順宇宙蒼生感大恩尤喜侯門深似海崢嶸頭角産龍孫

觀音　善實作礼

普門境界圓同太虛楊枝一洒大地霑霈善哉不具慧根眼從涉崎嶇到海隅

法語

志道大師求語 大方殿

如來出現於世祖師十万里只為人〻脚跟下一段大事也此事不問男之与女貧之与富貴之与賤本来具足脱体圓成無正無偏非染非浄一味平等只為衆起見生心分別執著已〻上加妄汨没塵勞輪廻六趣無有休息所以不能洞明矣若是奮勇猛身心秉金剛王寳劔向六根門頭一截〻断令一念不生前後際断忽然向背裏如冷灰中豆爆見自已脚跟下一段大事如十日並照了無遮障歴〻分明到此方為了事人也古徳云一念不生全体現六根纔動被雲遮豈不信言哉比丘尼其夙有恵根標致

不凡雖是女流却有丈夫之志自幼年間深信此道念茲
在茲作靜定工夫求出離生死底一著而況近年閉關方
脹其志愈堅一日謂予曰既是明見本性了還更作工夫
看公案否予謂之曰古德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ゝゝ處
更須玄又云悟了同未悟時未得箇入頭須求箇入頭既
得箇入頭又須求出箇頭所謂徹頭徹尾始得若得少便
為足則不濟事也多見參學人十年五載無入頭處便乃
掉下殊不知如牧子受鐵牛相似無滋味處正好著力也
況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香林和尚四十年方打
成一片豈容易等閑耶不可道古人能行我不能行古人
能到我不能到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遊經不云乎有[illegible]

者吟詩作佛不見昔日末山比丘尼有僧來參便問如何
是末山ゝゝ云不露頂僧云如何是山中人山云非男女等
相僧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所謂雖
是女流究有丈夫之作若非三十年二十載依大善知識
千煅万煉焉能如此八面受敵得大自在末其大師苟能
於末山言下薦得便与末山把手同遊如來大寂滅海況
生死惱煩詒染可能為累哉因需語為警策姑書[illegible]此以
授之

示義忠禪人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与人只貴當人自究自悟從上古
德具正大眼目觀根逗教無一機示一境如長江大海渺

無涯涘与人解粘去縛抜楔抽釘皆出於不得已也若有
没江吞海之量方可湊泊若是濡沫相資之徒豈堪種草
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可謂斬釘截
鉄僧云一切衆皆有佛性因甚狗子却無州云為他有業
識在太慈光婆心古徳頌云趙州露刃剣寒霜光焔々擬
若問如何分身小両段頌得多少分明自是時人不會領
小師義忠禅者一日挙此公案袖紙覓語求決山僧云不
用如之若何待雑念起時但壁立万仞将個無字挙起當
下心意識便怡々地一切雑念如湯消氷盡浄無餘又切
不得向有無上返復作[illegible]提撕日久月深自然逢
境遇緣不被他之惑疑則本来佛性豁然頭現也僅於始
是参究向無字上打発提著趙州敗闕處方不辜山僧也
勉之意吾說不屈山僧亦曽頌此公案併書于後
皇都二月芳菲時鼎沸笙歌徹雲表六街一撃静聽於十
万人家識情々　永仁甲午中秋後五日書

示義延侍者

佛祖妙道只在日用中随方逐圓一切不受羅籠不得一切
處遮障不得擬心執著便為所礙所以道塵々爾刹々爾
念々爾若也會去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也得將丈六金
身作一莖草用也得汝侍吾久日有時挙茶過飯来有時
挈水提湯来有時山僧怒有時罵有時戯有時叉頭盡
是佛祖妙道此外豈別有乎儻舎此而別求可謂離波覓

水也豈不見鳥窠把針次因侍者告別窠云何處去侍者云諸方學五味禪去窠云我者裏有一味禪汝何不學侍者云如何是一味禪窠拈起布毛而吹侍者因而有省以此觀之彼道豈離日用哉匠侍者雖有慕道之志但未能一回瞥地矣此去忽因言頓省卻來賞汝三十痛棒一日袖紙需語為日用之資不覺忉怛滿紙切宜勉旃旹永仁乙未丁丑日書

示温雅居士

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者即是人人本有底一段光明也如太虛之寬廓似杲日之輝空非生非滅無去無來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玲瓏八面迥絕遮攔蓋為一切衆生隨於塵勞之境溺於知見之塲日就月將蕩而不返殊不知是本有一段光明不離頭現須知此一段光明非惟方袍圓頂久在山林者方能參究若是在家菩薩具大信根有大力量發勇猛志於二六時中雜念紛飛時將古人一則公案舉之或舉僧問古德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古德云須彌山也得或舉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得或舉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也得若舉起時不得向心意識上搏量不得向語言中卜度但壁立千仞舉起舉來舉去日之久歳之深工夫無有間斷打徹一片五蘊之浮雲散盡本有光明現前如人打手摸著鼻頭一般不妨慶快平生方知此事不從他得亦不拘於

在俗之人亦不離於日用何故豈不見龐居士參石頭和
尚問云不与万法為侶是什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居士
豁然大悟遂作一首頌子呈似石頭和尚云日用事無別
惟吾自偶諧頭ゝ非取捨處ゝ勿張乖朱紫誰為号丘山
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汝看渠從悟後語言三
自然脱灑下詞雖現塵労心常清浄不壊世間相而談實
相如此乃是在家菩薩參禅大徹大悟底様子逗羅居士
有志於道雖孜ゝ体究但未得一回噴地矣僅不覺前工
以悟為期寧有不徹證如龐居士底時節耶因孰山僧需
語為日用甲警策聊書此葛藤以塞其勤請旨永仁戊戌
五月十有一日

示禅了維那

古徳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関如斯言始可謂輸折瀝膽為
人了也今時排得末後句者如星中揀月直是罕有何故
蓋為只向佛祖言句上作窠窟機境上作活計各ゝ自恃
一箇見處以為百了千當日月居諸徒喪光陰及乎到明
眼人前被渠一拶著便忘前失後面熱汗下無言可對無理
可伸良可悲也且道諸訛在甚處豈不見昔日雪峯住庵
時二僧来參峯見来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
云是什麼峯低頭帰庵僧後到岩頭ゝ問甚處来僧云嶺
南来頭云曾到雪峯麼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僧舉前
話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無語低頭帰庵頭云我當時悔

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峯何至竟末
再舉前話請益頭云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峰
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者是禪了
山主標致不凡久歷叢林親善知識曾在龜峯大休和尚
會下衣參參請領覽賓大任聲蜚江湖深諳末後句子與
前二僧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庵居同東[illegible]承相訪見不覺
為之擊節因上洛之次炷香需語為進中警策未免矢上
加矢書前一段葛藤姑以塞其勤請永仁丁酉良月

示義仙大師

生死大事無常迅速誠為可畏既是割愛辭親剃髮稟
師當為何事端為此一段大事也生不來處知謂之生大
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若又知得生死去來處分明方且
不被生死所拘去來所礙也便乃隨處作主遇緣即宗作
箇了事大丈夫也豈不快哉雖然作麼生知得生死去來
處分明去但向二六時中雜念紛飛時便舉生從何來死
從何去當下自然永消瓦解即到不生不滅大安樂地矣
亦不辜負割愛辭親出家之志舍此報身再出頭來轉女
成男猶龍女轉身成佛作大佛事必毋疑矣義仙大師齋
勇出家有志于道一日袖紙需語以為警策山僧信筆書
此葛藤以塞其勤請旨永仁七年季春書于延福山之丈
室

示天澤居士

且

佛祖不傳之妙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海之深似山之固貴在當人返己而求也切忌向文字語言上摶量卜度直饒卜度得十成大似數他人珍寶於自己分上無半錢分須是向自己上周旋徃返尋覔驀得忽然推尋將來方可一生受用不盡古不云乎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處之左右逢其源矣豈不見善財自得之後便能徧觀大地無有不是藥者於此拈一莖草度与文殊文殊以示大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是豈文字語言所能彷彿也雖然作麼生返己求得耶莫眉人間是与非金剛■寶劍當頭截天澤居士雖處塵勞心常清淨不敎功名富貴之所奪欲學無上妙道可謂亦大丈夫也因需語求鑒信筆書此姑塞來命背否

安元七月佳辰之

示淨緣大師

一切衆生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貪愛執著不能證入此乃釋迦老子雪山六載苦修覩明星謨著鼻孔之後於正覺山前轉行漏曝真實示人之語也若也悟得自己如來智慧德相便与尺迦老子無異無別到者裏何生滅之可拘何去來之可礙守雖然須是去却貪愛執著四病方乃相應其或未然畫餅不充飢矣且作麼生得去此四病合悟如來智慧德相去莫論人間是与非金剛寶劍當頭截淨緣大師偏能如是依而行之他日定不疑尺迦老子

舌頭也因袖紙需語為警策切怛不覺滿紙 正安己亥佛
成道後五日

示法平都聞

直指之法一味平等在聖不增居凡不減只貴當人具鉄石身心男丈夫志氣不怕寒暑磨以歲月方有承當底分既承有當得便能擔荷既能擔荷便乃淨土穢邦佛界魔界全是箇大解脫門無住而不適況生死可懼乎豈不見古人三到九上動涉万里特為此事豈非買丈夫志氣哉平都聞不怕艱阻之險遠侍建長和尚而來此同住一夏觀其語默動靜誠有大過人者他日異時必能為建長和尚出一口氣在夏眾因歸侍建長袖紙需語姑此書以箴其請旨 正安庚子自恣後十日也

示義瀾禅人

尋師擇友當何所求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去此性不在內外中間亦非去黃朱紫作麼見得去若向者裏見得去舉足下足無非道場見色聞声皆為佛事所以古德道心隨万境轉〻処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雖然須是一回到此田地始得其或未然且於十二時中冢取義瀾禅者炷香需語警姑此以勉之建仁老拙鏡堂書

示康澄道友

古德云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又云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要明此道須是十年二十年下死工夫方有

入作分豈可三年五載見些子光影便以為奇特耶得少
為足濟不得事況生死岸頭得力哉若真達此道者不被
生死所拘昧此道者被生死流轉可不悲歎康道友有志
於道多歷年所作箇頌子來呈老僧觀其語脈雖在正路
上行只是向古人言句作窠窟未有出身路山僧只向他
道了了時無可無玄玄處更須參儞能依而行久久
必有出身路也因其炷香需語姑以勉之

示淨玄大師

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者乃是為一切衆生死生
大事因緣也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
大若知生死去來處分明方可不被生死去來所繫即是
到大安樂之地也如今要知此一大事因緣處但於一切
雜念起時或舉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或舉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舉來舉去一切雜念漸漸銷鎔日久月深父母
未生前面目乃至生死去來之處忽尔現前那時方知吾
說不虛也淨玄大師炷香需語姑書此以勉之

示義礼禪人

教中道有心者皆得作佛若欲究明此段大事因緣須是
晝三夜三行住坐臥著著掛心孜孜繫念將一則無滋味
鐵酸饀底公案與之作對頭掃除惡知惡覺莫立期限以
悟為則忽然時節到來自然水到渠成都無疑礙也到者
裏更有何佛可作來雖然切切不得向語言上作窠窟何

故但向己求勿從他覓勉之勉之

示義倫淨頭

古者道真掃堆頭有丈六金身汝還信麼了也信得及去便好起勇猛心發堅固志與麼參究着忽然參得透見得徹方知古人不妄語也既見得徹淨然不可得纖然不可得提桶汲水不是別人搬柴供爨不是別人自然無虛弃底工夫着着有出身之路丈六金身長在汝目前也切宜勉旃義倫淨頭炷香需語書以勉之

示義蓀直歲

古德云道在日用道在瓦礫道在糞土又云衆生日用而不知豈虛言哉豈不見龐居士悟道頌云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當知此事無大無小無麁無細無高無下無輕頭頭有準的的朝宗若洞明去便乃不疑古人舌頭方有自由分雖然且道如何得洞明去無他但日用中行住坐卧折旋俯仰的將前古人垂示方便子細參究日久月深參到無參究處如合眼跳黃河盡力更與一擲便是雙眼洞明時節辦皆心必不相賺義蓀直歲出家慕道其志頗勤又能為衆竭力殫辛苦良可取也因炷香需語姑書此以勉之旹嘉元甲辰中秋前書于建仁精舍

示士安藏主

佛祖頂𩕳一着子如太虛之寬廓似大海之瀰漫猶日月之照明等金剛而不壞然而不妨奔南走北求善知識決

擇亭勤一二十年忽然蹋着者一㸃子便乃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方可名為了事大丈夫也自此惟恐人知深隱窮
谷不得已声名腥節被人推挽出來先隨機利物廣度
群品垂示一言半句与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佛祖仰望
弗及魔外窺覷無由堪報祖佛莫大之恩也 士安藏主建
長建仁兩処相從志氣不凡足可見矣好侭西來忽起帰
與袖紙需語只有一事不得不告忽然降家老婆子呼海
旧時名切莫得錯惟他好至囑〻

示義立直歲

衲僧家欲究明此道先須立堅確志秉正直心何故直
心是道場不煩動故當知此道不問貴賤上下不問輕重
麁細頭〻具生殺之機着〻有出身之路豈不見帰宗一
味拽石木平〻時搬土若向古人方便接人処搆得去始
信吾言不妄也義立直歲為山門竭力一年見其渾朴正
直誠可嘉賞夏罷告帰袖紙需語以為警策姑書以塞其
勤請



